

# 书香熏出好家风

钱国宏

著名作家梁晓声说过：“最好的家风，一定是有读书传统的家风。”回看我家的发展历程，我愈加认定这句话的正确性：多年来，我家在母亲的“书风”带动、培育下，形成了良好的家风。而良好的家风，又改变了全家人的生活命运。

母亲今年91岁，虽在农村长大，但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一生以读书学习为乐。从我记事起，就经常看到母亲忙完家务后，在灯前月下读书。她读书有一个习惯：边读边诵出声。母亲说，这样读书，更有助于集中精力，增强记忆。我未上小学前，就一直跟着母亲读家里的各种藏书。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也是从小便接受了母亲的熏陶，爱上了读书。我和哥哥、姐姐勤工俭学换来的钱，几乎都买了书，在村中，我家的藏书是最多的，简直可以开一个“村级图书馆”。在母亲的带领下，我们兄弟姐妹都是村里的“小学

究”，地头、树荫下、广场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我们读书的身影；村民们家中有了大事小情，也都习惯性地让我们兄弟几个帮忙：写家信、写对联、写合同、修改孩子的作文……我家也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书香门第”。

我的哥哥、姐姐成家有了孩子后，当侄子、外甥们长到五六岁时，老妈戴着老花镜，又带领她的孙辈们读起书来。我家藏书很多，基本都是国学经典，如《全唐诗》《全宋词》《李太白全集》《古文观止》《菜根谭》《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还有很多文化、旅游、历史方面的书籍。老妈一有空闲就给小辈们读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散文和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小辈们上小学一年级时，就已经会背唐诗一百多首了，这让老师很诧异！我的两个侄子读中学时，当老师讲解朱自清的名篇《背影》《荷塘月色》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课时，他们

竟能未听新课而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震惊了老师和同学。

读书是全家人生活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潜移默化中都喜欢上了读书：读名篇，读经典，读国学，读人世间的沧桑巨变……

节假日，家人聚会时必有一个保留节目——祖孙三代21口人坐在一起，你出诗我对句，玩一种“诗词接龙”和“国学经典大比试”的游戏。家人在欢笑声中重温了国学，学到了知识，接受了文化的熏陶。为了推动家族中的读书热潮，老妈还掏出积蓄和我们给的赡养费，买了各种各样的奖品，如学习机、《10万个为什么》等，奖励给优胜者。读书，使我们这个家族根深苗壮，华荫如盖：我们兄弟四人都考上了大学，现在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所建树；我们的子侄辈也经常发表文章，而且先后考取了自己心仪的大学。

此外，读书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另一种收获：健康！多年养成的阅读习惯，使老妈91岁的人了，依然思维敏捷，记忆力特好！开朗豁达，精神矍铄！提起全家人的年龄、生日、职务、单位等细节来，她也能脱口而出，如数家珍，毫厘不爽。

“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感谢老妈，感谢读书！老妈好阅读，不但带出了一门好家风，也使一家人接受经典的滋养，在丰富文化底蕴的同时，也扩展了视野，放大了格局。

现在，子侄辈们的下一代也出生了，老妈又要重新披挂上阵了！



耕读人家

# 用时光去铭记

晓蔚

老骥伏枥，壮心未已。这两年，广汉三星堆“再醒惊天下”的壮美奇观在四川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关注。人们惊艳于古蜀文明的神秘璀璨，但鲜有人知，有那么一群人，为了保护好这一瑰宝，积极奔走，呕心沥血。曾任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的王幼麟不忍见这段珍贵的历史随着参与者的逐渐老去而湮灭于时光烟尘中，遂联络了10位老同志，以口述的方式记录三星堆考古发掘的点点滴滴——只为铭记。《三星堆史话》由是而生。

王幼麟拍爱，发来书稿，嘱我作序以记。我曾在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虽未直接参与三星堆发掘，但受父亲（曾任四川省文管会办公室主任兼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影响，耳濡目染间也算得上是这段历史的知情人。

虽然文物工作者意气风发，但是那时国家总体还不富裕，在文物考古保护方面面临人力不足、经费匮乏、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淡薄等现实困难，三星堆遗址发掘保护工作殊为不易。

在王幼麟带领下，四川文物考古界竭尽全力推动三星堆遗址发掘保护。我们不该忘却这段远去的历史，而应该铭记这一群三星堆考古“最可爱的人”。

这是一部珍贵的口述纪录。由亲历者、见证人讲述三星堆遗址发现、发掘、抢救、保护的历史往事，称得上是三星堆遗址的“出土简史”。编撰者细心记载星星点点，力求还原历史真实面貌。10位讲述者，来自不同领域，考古研究员、文物修复师、文博主管者、媒体人……读之令人动容，令人感喟。

三星堆今天的荣光背后，是一代代文博人的坚守与担当，从青春到暮年，换来的是“一醒惊天下”的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青铜面具、黄金权杖……当年的亲历者，很多已离开人世。编撰者穷尽心力，四处寻访，谁知过程中又遭遇两位亲历者离世。可以想见，编撰者是如何痛心和遗憾，但这也也许更加坚定了图书编撰的决心吧。

这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存。《三星堆史话》记载的是往事，串起的是感动，闪光的是精神。上世纪80年代初的广汉，有文物保护、抢救意识和观念的人很少，群众捡到文物据为己有也不少见，文物考古队一家一户上门，摆事实、讲道理，将一件件散落的文物收回来。三星堆遗址之上有一部分是砖瓦厂，为了抢时间，四川省文物考古队日夜奋战，吃住工作都在用竹子搭建的简易工棚内。他们在砖瓦厂里建工作站，进行抢救性发掘，同时开展文物修复、研究。考古者以遗址为家，挖掘、修复，日以继夜，年复一年，留给世人无穷的精神财富。

抢救保护珍贵文物事关重大，刻不容缓；汇报三星堆遗址发掘工作，争取上级领导和单位的重视支持；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宣传教育，提高干部群众文物保护意识；做好三星堆遗址宣传讲解，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各种事务千头万绪，繁琐庞杂，却又缺一不可。王幼麟、朱秉璋和陈德安、陈显丹等一起，忙得脚不沾地：立机构，组班子，建队伍，写材料，打报告，报审批……一项项推进，一件件落实。是他们，用“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行不惧险”的坚韧，淡然又坚定地扛起历史使命，消损青春年华，奉献毕生心血，成就了三星堆“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精彩绝伦。

值此之际，《三星堆史话》的问世，无疑是对文博考古人的一种激励。文博考古人，当循此前行者之足迹开后来者之坦途，以前人之艰辛奋进促后来人之奋发有为。



# 读

孙中喆 摄

# 叩开那扇门

李柏林

在春天，没有什么比遇见一本好书更美好的事情了。

在经典面前，我觉得我还是个孩童。而阅读它仿佛是被带着看风景，一会儿带我去听听唐朝的诗会，一会儿带我去看看宋朝时的灯会。曲水流觞，我紧紧擦着文人墨客的衣角，不再害怕走丢在岁月里。

我好像没有挪动一步，却又如同奔波了千万里。去惠州看一看苏东坡，去江南找一找白居易，跟他们喝一杯酒，听一曲琵琶……

我在书中，看到了时光的更深

处，也看到空间的更远处，手指在书页中徘徊，世界就在我眼波中游走。我的目光，去了上下五千年，去了唐宋元明清，还不够，还要漂洋过海，翻山越岭，还不知足，又要去看那春花，夏虫鸣，秋叶落，大雪飘。

阅读之于我，是时光之船。人生方过二十余载，而我愿自作多情，去感受那么多人，那么多悲欢离合。读白居易的《琵琶行》，一见倾心，爱不释手，想了解更多关于白居易的事，又翻看了很多关于白居易的书籍，这些书籍又像帮我打探消息的朋友，悄

悄在我耳边，说着白居易的故事。

阅读之于我，也是心灵的慰藉。在深夜，它懂得我每一个心疼的秘密，时常携来大家与我交谈，让我在失意的时候不颓丧，在被中伤否定的时候去坚持，告诉我岁月不曾亏待我。它让我知道丰盈的灵魂不念过往，不畏将来。

阅读如同修行，当我看到那些为国家而舍小我的人，当我看到那些因战争流离失所的人，当我看到那些爱而不得的人，我的眼泪流了一次又一次，心也痛了一次又一次。

# 乡场书铺

周天红

白合场最能吸引我的，是书铺。白合场是大山里的一个古老乡场，逢农历三六九赶乡场。书铺就位于上场街左拐弯的角落里，木材房子，青瓦石阶，就一间铺子，里面全是书。

早些年赶乡场时，乡场上热闹，书铺里也热闹。大人小孩，男男女女，都爱往那书铺里挤。书铺里规矩简单，买书要钱，看书不要钱。如果你看人神了看起瘾了又买不起，那就借吧，一天才五分钱。

看书，有人真就看进去了。隔壁家刘二毛，爱看那些果树管理技术方面的书，看了以后承包土地栽桃李水果，五年时间就把老土坯房推了盖成了砖房洋楼。

书铺主人是位老先生，姓杨，人称杨老师。杨老师很有学问，在乡里曾当过一段时间的校长，可他始终改不了站上讲台就面红耳赤说不出清楚的毛病。退出学校后，杨老师就

开了书铺。书铺是小本生意，他在城里书店又有熟人，货源没问题。逢年过节，杨老师再帮人写对联，那一手毛笔字工工整整，语言又接地气，大家都听得懂，生意当然好。

“小朋友，又来看书了呀？”杨老师跟我打招呼，我点头笑笑进门。

“最近英语成绩是不是提高了呀？”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你每次来都往英语辅导书那里去。乡下学英语很多存在发音的问题，习惯了方言，英语发音不标准，你要多读多练。”

不是说杨老师讲课不行吗，怎么说就说了到点子上了？我就是数理化还行，英语却找不到进步的路子。经杨老师点拨，那学期，我的英语成绩上了两个台阶。书铺更吸引我了。

借一套《红楼梦》回家，半夜卷着被窝窝在床上连续看了一个星期；一套《杨家将》小人书十几本装

在书包里，翻山过水上气不接下气地背回家，坐在半山坡上看得人神了忘记割牛草；那些地理画册，天蓝蓝，水蓝蓝，高山大川，阳光明媚，白云朵朵；还有那些画上的城市，楼上楼下，霓虹闪烁，吃的穿的用的，看得人眼花缭乱……我心里想着，什么时候能撒开脚板儿走出村子，走出白合场，去城里看看转转啊。

“你个小朋友，望着书笑什么呀？”杨老师问。

“确实好笑！这漫画人物画得歪歪扭扭的，说的话又好笑。”我说。一路的两个同学赶紧把头伸过来，一起看，一起笑。

那书铺，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除了逢场天去，每天上学时、放中午学时也去。要是冬天，就更想去书铺里去了。杨老师随时烧着一大盆木炭火，红红的，暖暖的，舒服。山里的日子，冬天雨水多，时不时地落雪，山路又滑又湿。从村子里去白合场

我的心本如一张粗糙稿纸，读书让我把最美的诗句写在上面，但在愤怒时揉成一团，后悔时再铺开，反复间，诗句已刻进心里，融进血液。此时，纸张已经柔软细腻，在岁月里，我终将修得一颗柔软的心。

读书，可以是名利之路，更应该是修行之路。阅读，让我知世故而不世故，让我常怀悲悯之心，让我能独自生欢喜。

书像一扇门，门里有山川河流、草木走兽、世间百态，而翻阅，是我轻叩门扉，叩开山水之门，也叩开心灵之门。

的学校，一路走来，裤脚都湿透了。进了书铺里，烤一烤，暖和，一天的课堂就好坐了。

世事变迁，如今乡场、书铺、书铺主人，都与原来大不一样了。杨老师也早去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书铺变成了鞋店。我每次回到乡下去到白合场，都要刻意走去上场街拐角处，看看那个铺子。虽然没书，但过去的时光还有残存的影子。青瓦石阶，木门木屋，也许，静下心来，还能听见某本书残留的香味儿。

一个书铺，一个乡场，一段人生，记住了，一切都好好的。



阅读与人生

# 读书，零碎时间也别放过

唐宝民

我是一名自由撰稿人，每天都有固定的整块儿时间用来读书，但除此以外，每天的零碎时间我也不放过，把零碎时间利用好了，也可以读很多书的。

我是一个失眠症患者，每晚需服药才能睡觉。服完药以后，要过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才能起作用，这段时间，我就躺在床上读书，一直读到困劲儿上来了才关灯睡觉。时间长了，枕边书也读完了好多本。

每天做饭的时候，我也利用零碎时间来读书。烧开一壶水的时间大约是十分钟，我边看书边等着水开；菜要炖二十分钟左右，我边读书边等着煮熟……

陆游有诗曰：“呼童不应自生火，待饭未来还读书。”等饭熟的时间用来读书，岂不是一件妙事？外出办事，比如去理发店理发，我要带一本书过去，排号的时候边看边等。轮到我的时候，我已经翻了几十页了。和朋友约好了一起去办事，我也会带上一本书，可能朋友不能及时赶到，在等待时，我便可以阅读了。到公共浴池洗澡，我也会带上一本书。洗完澡之后不能立即出来，这时，我便躺到浴室的床上，翻开带来的书阅读，等身上全干透了，我也读了好多页了……

我认识一个人，曾在一家贸易公司当了六年送货工，每天都要跟着货车把货物送到一家一家的商店。后来他靠自学考上了研究生，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成为古汉语领域的学者。我问他：“你天天跟车送货，哪里来的时间学习？”他笑说：“跟车送货也能看书啊！车从这个商店开到另一个商店的这段时间就可以用来看书。”

梁实秋说：“我常常听人说，他想读一点书，苦于没有时间。我不太同情这种说法。不管他是多么忙，他总不至于忙得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一天当中如果抽出一小时来读书，一年就有三百六十五小时，十年就有三千六百五十小时，积少成多，无论研究什么都会有惊人的成绩。”诚如斯言！